

的編者  
的話

## 北京奧運獻新猷，執政當局心態依舊

感謝天主，令人悲喜交集的二零零八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總算順利地於八月二十四日圓滿落幕了。激情過後，正好讓我們反思整個活動的得失。

中國順利地實現其五十年前「超英趕美」的夢想，成了奧運會的金牌大戶，以五十一金、二十一銀、二十八銅的「百面獎牌」佳績，壓倒美、俄、英、德等一眾西歐體育強國，成功攀上奧運體壇頂峰，實在值得海內外十三億同胞一同高興。

透徹地看，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帶給中國的實際收益，決不止於一百面獎牌，也不限於顯性及隱性的經濟收益。最重要的是，國人對國際價值觀的理解，北京及各協辦城市的人文風氣的改變，以至對不同民族文化的包容，都是今次奧運的軟性成就。

誠然，在中國舉國歡騰之餘，也難免招來嫉妒，這是可以預期的。在海外甚至有些傳媒以非常另類的計算方面，硬將中國的獎牌榜地位置在美國之下，其小家子氣可見一斑。就在北京籌辦奧運期間，也有很多不理智的反對聲音，當中甚至有人因為北京舉辦奧運火炬傳送，而聲稱「火炬傳送」活動是極權的代表。這對北京不公平，對歷來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也不公平。

不過，可惜的是，北京政府也實在太容易招人口實了。以奧運會開幕前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市發生的事件為例，奧運門票發售過程僅僅出現一點混亂而已，但公安當局為了阻止記者採

訪及拍攝，竟然對傳媒工作者採用叉頸扣喉等暴力行為。眾所週知，阻止傳媒合法進行採訪及對傳媒工作者施以人身肢體攻擊，是國際社會的大忌。儘管事發後的不久，當局馬上主動邀約傳播界茶敘，重申「尊重採訪」，希望補救其國家形象。但其惡形惡相早已盡顯人前。

也許有人會推說這是公安人員個人的水平問題。然而，這「個人的水平」在我們「偉大的祖國」並不太過「個人」，而是極為普遍的現象。為甚麼各級幹部可以撐著這樣的嘴臉去魚肉百姓，簡單說一句，原因就是政府欠缺制衡機制，自陷於專制而不自知。

相距北京奧運的開幕禮剛好一個月的奧運前夕；以當時政府當局的整體安排來看，可以說一句「慘不忍睹」。不要忘記，中國本應是在辦喜事。贊成中國主辦奧運者也好；以不同理由反對中國舉辦奧運者也好，都不能否認一事，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是屬於全世界的喜慶日子。中國作為主辦國，本來更應是喜事喜辦，但患了嚴重神經過敏的主事當局，卻將喜事辦成像軍事行動一樣，弄得北京全城以至中國全國風聲鶴唳。

筆者有不少外籍朋友，三十年來自由地出入中國無數次，但在奧運前幾個月卻出奇地頻頻遭到中國海關的質疑及留難，他們都慨嘆是奧運帶來的無妄之災。人的神經都繃緊了。

中國的緊張，在在反映於西北部各個城市的聖火傳遞過程中。本來一心一意為祖國歡呼的市民，卻被阻隔到離天萬丈之外。聖火途經的現場只容許官方欽點的支持者出現，結果是只有欽點的歡笑，卻少了民眾中迸發的由衷祝願。

也許為了「辦好」奧運，中國要求萬無一失。不過，這種要求「萬無一失」的心態，本身就是一大失策。為了「萬無一失」，結果就是寧枉毋縱；而中國式的「寧枉毋縱」，就是不管怎

樣，先下手為強。結果是處處設限，敵人友人一籃子打下。完全沒有空間讓大家舒一口氣。

也許的確有人想在奧運期間發出抗議聲音。筆者無意在這裡評論中國政府與抗議者之間誰對誰錯。但在面對抗爭的聲音時，為何總不能以平常心對待？最可惜的是，中國政府常常視抗議者的挑戰（甚或破壞），是損及面子的天大問題。不知道中國何時才領會到面子問題其實在世界政治中一點也不重要，只是自己加給自己的包袱而已。

還記得一九九零年十月三日東西德統一當天，筆者適逢其會身在柏林，有幸躬逢其盛，在十月二日晚開始參加「菩提樹下大道」(Unter den Linden)的巡遊時，驚覺勃蘭登堡門上的德國國寶「四駕銅馬車」不翼而飛。筆者就這事向身旁的路人詢問，所得答案是：銅馬車有點損壞，拿了去維修。這才是德國人平實的本色，東西壞了就應該即時維修，不用考慮「開國大典」（兩德合併成為新德國）上好看不好看，面子完全不在考慮範圍。德國人的成功，原來絕非僥倖。在我國，也不是完全沒有以平常心對待抗爭的例子。前任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先生就曾妙答傳媒的質疑。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的前幾天，有人問及錢氏如何看待那些不滿意香港回歸祖國的人士，錢氏的答覆簡單直接，大意是：不高興者大可不參與慶典，去做別的事或喝杯咖啡也無妨。這才是政治家的氣量。

今時今日，咖啡沒有了，X光機倒是到處出現了，但設防愈多，有意搗蛋的人也就愈多。中國政府是自己給自己增加煩惱，又同時拉了十三億人陪他們一起過這些累日子。

這種寧枉毋縱的心態，使本來已是凡事泛政治化的意識形態變本加厲，而對民間產生諸多不必要的束縛。以香港教區湯漢助理主教應邀到北京參觀八月八日的開幕式一事為例，本來按

照教會慣例，主教到訪其他教區，最好居於修院或主教公署，一方面可以保持儉樸的精神，同時亦便於舉行每日的感恩聖祭及祈禱生活。這本來也得到當局的許可。可惜在臨近出發時卻接獲通知說「不方便」。說穿了，就是一種「寧枉毋縱」的心態在作怪。

再者，奧運開幕禮，北京政府沒有邀請陳日君樞機，卻邀請了湯漢助理主教，被不少傳媒視為很有分化的意味。顯然，在北京政府盤算中，能邀請到湯主教，就是成功地給予陳樞機一點壓力。這點平白得很，誰也掩飾不了。

陳樞機本人對純禮節性的活動，向來不感興趣，但樞機亦支持湯主教出席。在教會來說，任何邀請都可以是好事。只要是善意的接觸，對未來溝通及了解，均有助益。教會內的團結一致，自然將所謂的「分化」問題化解於無形。

北京奧運舉行於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的第三十個年頭。改革開放與奧運的籌備過程，都促使中國人的思維產生很多化學變化，但這些變化顯然未對中國的領導層產生作用，他們仍是沿用「奧運前」的一套。那麼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又對中國帶來甚麼的影響？

為了對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得失作一回顧，本刊將連續兩期邀請名家為讀者執筆討論。今期首先邀請到李永剛教授、劉銳紹先生、鍾志堅副主教及沙百里神父等前輩撰文與讀者分享。

北京奧運總歸曲終人散。讓我們在這裡祈求上主，在未來悠悠的歲月中，繼續祝佑中華大地的人民，能一如既往，繼續在邁向思想開放、全人類共融的坦途上努力。

林瑞琪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書於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